

## 晚风吹过高原(组诗)

□ 果玉忠

## 只有火

有多少支火把曾随我们迁徙  
就意味着,有多少支火把熄灭在路上  
火焰,比满城灯火更奋不顾身  
它们燃烧,跳荡,自断后路  
灰烬的后代,慢慢忘记了火的形态  
它们不独属于我,也不独属于你  
当人们走向火,必是靠近温暖与光亮  
那时它们不模拟星星,也不模拟  
一只夏夜萤火虫,火就是火本身  
只有火能推开夜的黑,推开豺狼虎豹  
推开一路紧紧跟随的鸚叫

## 橘树下

“生南为橘,生北为枳”  
在这里,我们不问来处与去处  
不管来自哪里,这一天  
我们只做旷野上的这群人,这群  
唱和清风的读诗人。漫山遍野的橘子  
正提纯甘甜的汁,缓缓步入成熟期  
此刻,我的孩子静静坐在橘树下  
以少见的耐心,默读着一首诗歌  
她还太小,不敢在众人面前大声朗诵  
一知半解的字句,让她愉悦又困惑  
好在,西斜的晚霞搅动橘光  
为她涂上一层金黄浅薄的甜  
好在,远处山岗上,一只小羊咩咩  
风中散落的叫唤,像一种新生的鼓舞

## 旅途

动车加速,割开高原上的平坝  
天黑下来,窗外,夜幕推来  
一无所知的陌生。车厢内  
疲倦一天的人,渐渐步入梦乡  
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,试着凝神  
试着将散漫一天的视线,聚焦  
万物涌来,却被无形的手  
突然抓去,迅速抛向车厢之后  
这一天的拥有与失去,只在转瞬  
方寸的车窗是唯一的取景框  
我看见一幢房子灯火通明,一闪  
铁轨上的短促白点,一闪  
我端起过的酒杯,一闪

## 经过这一天

就要忘记了,经过的那些事物——  
看过的岛屿,只是湖泊中  
一块漂泊的瘦骨;浅水中的海柳  
将自己置身于一片孤立无援  
独木成林,对应着画家的虐恋  
在小渔湾繁华的草场边,我还看到  
孤零零的几株柱状仙人掌  
一身剑戟,把自身之外的  
空间当作另一座,虚空城池  
不远处,温室玫瑰园还在施工,人们  
谈论爱情,像是在谈论一件  
凤毛麟角的易碎珍品;一旁滞留的  
起重臂上,一枚巨大吊钩悬停在天空中  
倒置的问号,不动声色诘问着……

黄昏下,人们各怀心事,行色匆匆  
——我准备就这样睡去,及时止住  
暗夜中自问自答的虚无。在众多  
局部和片段中,过完盲人摸象的  
又一天

## 大象

孤独的王族在黄昏时分  
穿越低矮的灌木  
分封之地,已无可辨认  
那些虚无的声浪,与追寻之旅无关  
跋涉千里的固执之心就此熄灭  
这世界原本都是路,它们行走  
从不附带任何的意义  
向北向南,或者向东向西  
随性即自性。它们是大象  
拥有自己的吨位,震颤一切  
如今,躺在初次涉足的异乡  
梦境中一场场大雨,不断溢出  
雨滴淋洗着现实中的肉体  
身边的雨林,虚幻而瘦小

## 玩弹弓的男人们

太阳就要从西面山顶移走  
河谷乡村公路边站着的那群男人  
还是不肯罢手。一副副弹弓  
频频拉开一绷紧一收缩一弹射  
仿佛夕光是一道迅捷的命令  
对面山坡上,柏树丛瑟瑟发抖  
“叮叮当当”的脆响,让山谷  
回应着人群中技高一筹的期待  
——有人射中了铝皮啤酒罐  
空饮料瓶偶尔也会激烈地抖动起来  
仿佛那位头发花白的射手提前他的夜咳  
但有石子终于落实,就会有人落空  
在此地,我不过是个匆匆的过客  
我的兴趣点在于,想弄明白:  
高高低低的靶物是谁挂上的  
出现在周末郊区的这一小股部队  
他们如何集结? 如何拥有  
这不约而同的爱好

## 野松

被劈断的伤口处  
更多的胞芽正撑破树皮  
每一次遭遇断头的霹雳和闪电  
它都会生出更多细手臂  
一次比一次密,一次比一次多  
仿佛体内有一种不为人知,却非得  
往外递出的东西。离开家后  
我常常想起故乡的这棵老野松  
在它身上,我曾不止一次见过  
雷霆的暴怒,同时也看见  
它浓密树冠中栖息的那些鸟  
各自有各自的飞翔和方向

## 安定

到夕阳下刮去姜的黄  
在公共阳台,小白菜的绿

一匹一匹,掰开  
把大红辣椒切成条状  
让电饭锅喷出白色蒸汽  
像是深冬清晨,哈气上班的人  
天气如此之好  
狭小阳台上可以看见西面天穹  
蓝天之下的远山  
山之下沸腾的海。而你身旁  
新植的小水仙静默  
等着抽叶,等着绽放  
你打开晚餐时,晚风正缓缓  
吹过屋顶

## 果然

## ——关于女儿的名字

“万物执果,却知皆然”  
不要迷恋,也不要害怕  
惊雷或闪电,时间中豹变的一切  
不过一时一刻的显像  
谁的名字里,都没有暗藏  
石破天惊的转折。一生,不过是  
白纸一张,等待你认真去书写  
去效仿那些微小的事物吧  
像一条小溪默默流淌  
像小溪边那株小草心无旁骛  
像小草上的露珠朝歌暮聚  
一生,自然而然

## 岔河

高原上,一定有这样的路牌  
一闪而过,却不一定真的能够  
看见河流,我们知道  
它存在着,在看不见的某处  
在山岳,在滩涂,在霓虹遍地的都市  
在一个个静默不语的乡村  
虚拟之河,在每一个人体内流淌  
想象中一遍遍触摸,描摹  
芦苇、卵石以及江水滔滔之声  
也会有人想要和谁一起,走到  
河流分岔的地方站下来  
静静地停一停,默默地想一想  
如今,我们终于来到这里  
在倾斜延绵的山脉中,停下来  
山谷中的这一天,让人心安而无憾

## 嘟嘟

又一次,它摇着断尾  
回来了。十多年来,它跑回家的速度  
越来越慢,对我们的欢迎之情  
也一次次减退。有几次甚至对着我  
狂吠。直到我拢起嘴,吹几声长长的口哨  
或者喊它:嘟嘟,嘟嘟  
——曾经的命名,是彼此间唯一仅存的  
信物  
父亲离世那一年,讨它来守家  
母亲上省城带孩子之后,它被寄养到邻居家  
“嘟嘟”,一只长不大的乡间哈巴狗  
按照网上说法,它已经七十九岁高龄  
这让我每次回乡,既盼又怕

## 一幅摄影作品

三棵无名灌木,高出斜坡  
像三个黑楔子,伸进灰白天空

斜切视野的逆光山坡上  
它们镂空的,破碎的,枝叶

孤零零,像是顺从了。整个原野  
也颤抖着。除了隐隐替它们担心

我突然有种莫名的羞愧:  
远远看去,它们黑色的细骨

一根根清晰可辨。风一停下来  
叶子就要一片片,逆风,长回来

## 大青山,李白墓前

雨从天空落下,山脊闪闪发亮  
更远处,运砂船划过水面  
流水像一把迟缓的刀,裁切着  
在这里,让人安慰的是  
再曲折的路,也终有尽头  
再殊调的辞章,还有谢朓唱和  
隔代有知音,青山自陈述  
一生奔波远涉,终于有大把时间  
在此登高远眺,看彼此珍藏的山水  
看松枝摇晃,野草疯长,大江远去  
——就让我们,成为大青山的  
骨骼,任清风轻轻拂白鬓角  
又无声,磨砺这身前的碑文  
石头之棱,像我们从未驯服的韵脚  
待续未完的绝句,散落江心伴明月  
你看! 江水不竭,铺展又铺展  
白茫茫一片,它多像我们生前  
随身抽取的无尽诗笺

## 作者简介



果玉忠,云南牟定人,出生于1984年,  
现居昆明,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  
《星星》《广西文学》《诗潮》《诗收获》《诗探  
索》《滇池》《边疆文学》等刊物,被收入多种  
选本,出版诗集《状物之悲》。